

雲間志卷下

懷土賦

陸機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背故都之沃衍適新邑之邱墟遵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悼孤生之已晏恨親沒之何速排虛房而永念想遺塵其如玉眇綿邈而莫犯

高宗嫌名

徒佇立其焉屬感忘景于存物惋墮

年于拱木悲顧盼而有餘思俯仰而自足留茲情于江介寄瘁貌於曲曲玩通川以悠想撫崑塗而躑躅伊躑躅之途之良難愍栖鳥于南枝吊離禽于別山念庭樹以悟懷憶路草而鮮顏甘董荼于飴苾緯蕭艾其如蘭神何寢而不夢形何興而不言

贈從兄車騎詩

李善注曰
陸士光

陸機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翮：遊宦子辛苦誰為心？
髣髴谷水陽，婉孌崑山陰。
營魄懷茲土，精爽若飛沉。
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
感彼歸塗，難使我怨慕。
深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
斯言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奉和皮日休吳中即事

陸魯望

清風地古帶朝前，遺事紛一未寂寥。
三泖涼波

漁蕝動

遠祖士衡對晉武帝以三泖冬溫夏涼

五茸春草雉媒嬌

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

雲藏野寺分金，利月在江樓倚玉

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王看。即奉弓招

迴自青龍呈謝師直

梅聖俞

共君相別三四年，巖、瘦骨還依然。唯髭比舊多，相且黑。學術久已不可肩，嗟予老大無所用。白髮冉、將侵顛。文章自是與時背，妻餓兒啼無一錢。幸得詩書銷白日，豈顧富貴摩青天。而今飲酒亦復少，未及再酌腸如煎。前夕與君歡

且飲、總數盞我已眠鷄鳴犬吠似聒耳舉頭
室屋皆左旋起來整巾不稱意掛帆直走滄海
邊便欲騎鯨去萬里列缺不借霹靂鞭氣沮心
衰非欲睡夢想先到蘋洲前願君無復更留醉
醉死誰能如謫仙

逢謝師直

梅聖俞

昔歲南陽道中別今向華亭水上逢把酒語君
悲白日流光冉、去無蹤

華亭十詠

唐詢

華亭本吳之故地昔附于姑蘇佩帶江湖南瀕
大海觀望之美焉厯吳晉間名卿繼出風流文
物相傳不泯閭里所記遂為故事景祐初元八
月予被

詔為縣至部且一年而囹圄多囚繫簿書嬰期
會蠹沒朝夕精疲意殆九山川風物在境內者
未嘗一日而講求焉粵今秋邑人有訟古潞湖

者持舊圖經詣庭以自直因得而究之凡經所
記土地人物神祠墳壠所言甚詳行部之餘輒
至其地因里人而咨焉多得其真代異時移喟
然興嘆即采其尤著者為十詠皆因事紀實按
圖可見將以志昔人之不朽誠舊俗之所傳云
爾

顧亭林

顧亭林湖在東南三十五里湖南
又有顧亭林相傳陳顧野王居此
因以為名

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
舊里風烟變荒原
草樹疏踈湖波空上下
里閤已邱墟
往事將誰語
淒涼六代餘

寒穴

金山北有寒穴清
泉出焉其味甘香

絕頂千雲峻寒泉與穴平
還同帝其臺
味不學隴頭聲
夜雨遙源漲
秋風顥氣清
誰云蔗漿美
纒可折朝醒

吳王獵場

在華亭谷東陸遜生此子孫嘗
所遊獵後人呼為陸機茸今其

地為桑陸

昔在全吳日從禽耀甲戈百車嘗載羽一日舊
張羅地變柔桑在原荒蔓草多吳思人無復見
落日下山坡

柘湖

在縣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
因以為名吳越春秋海鹽縣淪沒為
柘湖吳地記秦時有女人入湖為神
今其祠存焉

世厯亡秦遠湖連大海瀕柘山標觀望玉女見
威神渺、旁無地滔、孰問津何年化魚鬣髣

髣厯陽人

秦始皇馳道

在縣西北崑山南四里相傳
有大堽路西通吳城即馳道

秦德衰千祀江濱道不修相傳大堤在曾是翠
華遊玉趾如相將見金椎豈復留悵然尋舊跡
蔓草蔽荒邱

陸瑁養魚池

在縣西今名瑁湖或云即陸
瑁所居相傳有宅基存焉

代異人亡久漉池即舊居未移當日地無復故
時魚蒲藻依稀風流浩蕩餘水濱如可問一為

訪庭除

華亭谷

在縣南紫行三百里入松江

深谷彌千里松陵比合流岸平迷晝夜人至競
方舟照月方諸泣迎風弱苻浮平波無限遠極
目漲清秋

陸機宅

華亭谷水東有崑山相傳即其宅陸機詩云髣髴谷陽水婉變崑山陰今其地存焉

舊謀傳遺趾悠然厯祀深人無令威至門異下

邽箴谷水當年溜崑山昔日陰魯堂那復見絲

竹若為尋

崑山

華亭東二里有崑山陸機祖葬于此因生機雲時人以崑山出玉因名此山以美機雲焉

昔有人如玉茲山得美名巖扃銷積翠谷水斷
餘聲喬木今無在高臺久已傾如何嵩嶽什獨

詠甫侯生

三女塚

在縣東南八十里相傳吳王葬女為三女塚于此

淑女云亡久哀邱尚著名九原誰可作千載或
如生青骨何時化荒榛此地平空餘圖牒在不
復啟佳城

顧亭林

野王所居也

王介甫

安石

寥、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舊物歲晚空
扶踈自古聖賢人邑國皆邱墟不朽在名德千
秋相其餘

寒穴

神泉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澍千秋不出鳴
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
何洗煩醒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捺戈匹馬掠廣場萬兵助
遮羅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
羊在田坡

柘湖

柘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濱秦女亦何事能為此
湖神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窟險阻禍
福易欺人

始皇馳道

穆王得八駿萬事得其修茫、千載間復此好
遠遊車輻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
者尸如邱

陸瑁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水中游豈是昔
時魚吹波波浮還沒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
守此歲月除

華亭谷

巨川非一源、亦在衆流此谷乃清淺松江能
覆舟蟲魚何所知上下相沉浮徒嗟大盈北浩
浩無春秋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歲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徒
生箴莘莘谷水陽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遊
者不可尋

崑山

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崖風與月水清越有
餘聲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欵傾不如鶴與猿棲
息尚全生

三女岡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
者生三女共一坵此憾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
乃傾人城

雲間唳鶴之鄉也得名舊矣前人故跡多有
存者寥、千古斷碑殘刻不可稽證唐公彥
猷昔宰是邑得記籍于編氓遂即事物之尤
者賦為十詠相國舒王從而和之觀其立言
措意發揮形容豈務闢緝為一時綺語而已

撫事興悲該含教化使志士高人過而玩閱
殆有深思遐想不能不自者誠足嘉矣麻年
滋久哀次在後或未之見逮今府座檢討毛
公好古博雅得泉寒穴序而銘之取斯詠載
其間余姑求諸別集而得焉且念唐公之作
刊示庭廡既久而此獨無傳抑亦文物之闕
事故書之翠珉以示方來庶幾海濱之邑自
是增光也尔權知縣事徐汲記

青龍海上觀潮

梅聖俞

百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迴如鼻吸老魚無守
隨上下閣向滄洲空怨泣摧鱗伐肉走千艘骨
節專車無大及幾年養此膏血軀一旦翻為漁
者給無情之水誰可憑將作尋常自輕入何時
更看弄潮兒頭戴火盆來就濕

顧亭林

鄉林空林木不見古人居猶尋古人跡更與古

人踈昔為賢豪里今亞蘆葦墟湖邊夜、月光
彩波上餘

寒穴

山頭寒泉穴淨若鏡面平慰齒先冰冷貯餅微
玉聲傍有野鹿跡上啼林鳥清何由一往挹况
復方病醒

吳王獵場

孫氏有吳國四海未息戈獵以耀威武平野萬
騎羅英雄魏與蜀貔虎一何多世事異莫究但
見桑麻坡

柘湖

柘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塩邑空有秦
女神浩蕩吞海日曠濶迷天津扁舟誰能往早
暮逢漁人

秦始皇馳道

秦帝觀滄海勞人何得修石橋虹霓斷馳道鹿

麋遊車轍久已沒馬迹亦無留驪山寶衣盡萬
古空冢邱

陸瑁養魚池

來觀瑁湖水乃是陸生居春塘草幾變誰膾此
中魚草容科斗應亦有魯王餘不隨蛟龍飛神
鼈未可除

華亭谷

斷岸三百^里縈帶松江流深非桃花源自有漁者

舟閑息見水鳥日共泛觥籌何當騎鯨魚一去
幾千秋

陸機宅

我思陸平原廢宅荒草深才高乃速禍事往不
可箴飢鳥啄樹顛野鼠窟庭陰黃耳亦已死家
書無復尋

崑山

陸氏幾世祖葬此生令名猶如產美璞遂耳傳

家聲寒巖畜奇秀源水日東傾何言千載間二
子不更生

三女岡

吳王葬三女因畱此岡名已化彼粲質合有蘭
蕙生嬋娟夜月照晻藹朝霧平古魂如未泯不
遠闔閭城

過華亭

梅聖俞

晴雲唳鶴幾千隻隔水野梅三四株欲問陸機
當日宅而今何處不荒蕪

白龍潭題李景元畫竹

蘇軾

間尤善墨戲米元章畫史嘗及之往來
松江上不知其所終

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勢、瀾翻百年寥落
何人在只有華亭李景元

醉眠亭

李行中

行中字無悔築亭青龍江上東坡名之

曰醉眠諸公皆有詩

簷低檻曲莫嫌隘地僻草深宜晝眠代枕莫憑
溪枕石當簾時借屋頭烟倦遊拂壁畫山徑貪
醉解衣還酒錢一水近通西浦路客來猶可掉
漁船

醉眠亭寄韓憲仲廷評

野徑荒亭草沒腰一眠聊以永今朝放懷不管
人間事破夢時聞夜半潮玉柱劉義詩未獻金
龜太白酒難招知君有意尋安道咫尺何時動

畫橈

趙明叔太博未識醉眠亭先貺佳篇

要識荒亭路不賒西橋北對漁家窓嫌日曝新
栽栽竹蕮占畦長未種花壁上客來堆醉墨籬
根潮過積寒沙被人誤號陶潛宅也學門前五
柳遮

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絕

蘇軾

已向閑中作地仙更于酒裏得天全從教世路
風波惡賀監偏工水底眠

君且歸休我欲眠人言此語出天然醉中對客
眠何害須信陶潛未苦賢

孝先風味也堪憐肯為周公盡日眠枕麴先生
猶笑汝枉將空腹貯遺編

前題

前人

是非一醉了無餘唯有胸中萬卷書已把人生
比蘧傳更將江浦作階除欲眠賓客從教去倒
卧黻毼豈暇舒京洛舊遊真夢裏秋風無復憶
鱸魚

李常

陶公醉眠野中石君醉輒眠舍後寧亭人知醉
眠盡以酒不知身醉心長醒衆人清晨未嘗飲
已若醉夢心冥、淫名嗜利到窮老有耳亦不
聞雷霆醉石雖頑委山側苔昏日剥誰與肩牧

童樵叟亦能指卒以陶令垂千齡危簷弱棟倚
荒渚海霧江雨穿踈櫺勿謂幽亭易摧折勉事
偉節同明星

陳舜俞

酒胆長輕六印腰醉中一枕敵千朝興亡貌比
榮枯柳聚散看同旦暮潮酣法本應塵外有醒
魂徒向水邊招已聞佳士過從約不似江東返
去橈

張先

醉翁家有醉眠亭為愛江堤亂草青不聽耳邊
啼鳥亂任教風外襍花零飲酣何必過北舍樂
甚應疑造大庭五柳北牕知此趣三閭南楚謾
孤醒

王觀

松陵江畔客築從^室何年世俗徒紛、不知李子
賢在彼既不知不如醉且眠聲名袞、誰知命

醉非愛酒眠非病長江渾、無古今群山回合
來相映呼奴沽酒不可遲買魚斫鱠煩老妻何
必紉繩繫飛兔百年長短空自知直將棍虱視
天地冥、支枕窮四時九衢足塵土朱門多是
非秋風老蓴鱸扁舟何日歸

秦 觀

醉來豐瘁同眠去身世失二樂擅一亭夫子信
超逸杯行徂老春肱枕頽外日壯志未及伸齒

願良自畢

張景修

樽前從客笑夢裏任花飛野鳥喚不醒家童扶
未歸有榮還有辱無是即無非萬事藏于酒先
生亦見機

韓宗文

萬慮中來攪不眠醉時一覺自陶然冥、固已
忘天地豈向杯中覓聖賢

得酒休論飲得仙
醉中遺物為神全
世間反覆無窮事
吏部難忘抱甕眠
昔有遺賢世所憐
滄浪亭下醉時眠
松江變酒終難待
却對殘燈理短編

蘇

疲人思向醉中眠
物我翛然萬慮閑
渴飲蔗漿隱
勞隱几吾身自足
草萊間
趨陽渴鹿背清泉
之子名亭取性便
適意中間

却無事期君忘醉
亦忘眠

晁端佑

瀟洒松陵江上亭
醉來一夢傲雲屏
生前笑語君須惜
世事紛、不用醒
盤石幽亭樂未央
是非窮達兩相忘
塵寰下望如何許
爛醉高眠自有鄉
塵埃収得一身閑
飲盡春瓶曝背眠
醉耳猶嫌山鳥聒
夢魂終日上高天

一枕雙湖意浩然狂歌酒盡即高眠吾生久與
時相棄好逐君歸作二仙

晁端彥

人生有出處兩事固希全達則都廊廟致君堯
舜前聲名喧宇宙指顧生雲煙不然早晦隱縱
意樂當年第一莫如醉第二莫如眠無悔水鄉
士子瞻稱其賢理照不干世作亭作臨泉歡來
即痛飲酣謔竟長筵陶、非假寐泯絕平生緣
盡得杯中趣常為枕上仙影從明月照名任清
風傳願君遂此志其樂更相先醉無三日醒飲
盡百斛船境界如古莽魂夢遊鈞天莫學不佞
者狗祿遭纏牽進無濟世志退無負郭田獨醒
少意緒寡睡多煩煎風波驚性命鞍馬即胝胼
未得立籬下應難臥甕邊區、為寡仕短詠愧
非妍

晁端稟

吏部甕間眠先生牕下卧偷綠醕飲盡晝喜清
風過人為清風快于酒擺落煩襟洗塵垢吾知
醉寢勝閑睡可以寄天真兮忘世累溝瀆超江
漢幕席視天地蝴蝶不知緣變化黃梁未熟虛
營利從來閑處得閑樂何者功成與名遂隴西
夫子稱世賢世家自是酒中仙作亭占得松陵
地東坡名之為醉眠醉復眠兮眠復醉頤養鄒
軻浩然氣賢人為濁聖人清昏、夢寐都忘形
花影滿身猶未覺竹風吹面不知醒憶昔樂天
貪醉吟、哦未免勞其心不如醉睡了無事其
樂陶、得趣深我身走塵埃羈鞅殊未息有所
思兮在高軒欲往從之路艱塞無緣一榻同醉
眠空秃千毫揮醉筆

關景山

杜老顛狂尋酒伴經旬只走出空床輸君縱飲
還高卧長有生涯作醉鄉

貧饒北海杯中物靜勝長安市上眠亂地春風
吹不醒功成合與酒為仙

楊蟠

江花可醉草堪眠細想人間底處便客散樽空
欲歸去此身還被月留連

江上聊遊我未能羨君長醉卧高亭不因鶴唳
破殘夢還有涼風吹酒醒

清簟踈簾一醉身寂寥不稱詠詩人春風亦有
憐不意故擺殘花作繡裯

僧道潛

嘗聞李謫仙飲酒興無盡醉來卧空山天地即
衾枕當時放迹奇流俗不可近君今外形骸與
世不拘窘寸心合虛曠萬事一以泯開亭向幽
圃朝夕事醉寢茅簷落日欲醒時起對嬋娟拂
瑶軫

題千山圓智寺

沈遼

海天寥、禾黍秋人籟已息
烟露收數聲鶴唳
草堂靜何苦更向咸陽游

雲間

野天茫、秋水清生盡蒲蘆
無人耕不知山三
吳地力壯老鶴空向烟中鳴

蠟屐去陽羨乘桴望雲間
腰垂陶令印意在莊
生環斯民久困敝何用惠孤瘵
於心倘有愧拂
衣歸故山
陸機雲碑

朝日欲出已復西
人間興廢那可知
崑山陵谷
久已變水旁
惟有將軍碑

佘山月軒

朱伯庸

爰日開軒絕頂間
屹然危剏壓層巒
剪除群卉
當簷盡添得清光
滿檻看亂石雲堆
秋色冷老
松風入夜聲
寒十年夢寐
江鄉景杖履
終期日
倚欄

超果教院見遠亭

李景元

高僧欲縱目橋上見橫亭野水茫、白群山點
點青客帆風送葉漁火夜迷星看盡朝昏景天
涯一畫屏

湖齋

朱之純

平湖十頃水汪洋得意茅齋且屈藏園種小桃

今結子池栽翠芰更聞香六龜已見千年瑞

予湖

上治圃于桃根獲古

雙鶴看呈八月祥

昔時雲間有紅

龜六枚其小如錢 鶴觀每中秋月夜有仙鶴下集住往觀

居此條

之得名以此今予治圃谷水隣其地也

然忘世味此心尤懶去龍陽

寄題華亭朱氏谷陽園

蔡肇

陸機異時宅故物無復迹悠、谷陽水野水悽
餘碧我欲豪士賦文字豈不白一為功名誤末
路真可惜至今風雨夜哀鶴鳴不息千秋得吾
人淨眼照阡陌結茅風簷際一悟世網窄古今
一邱貉貴賤百年客閉門橙橘香隱几冰凍釋
我懸升斗祿矯首望八極人生勞逸間此殆天

所檄鵬翔赤霄動鯨噴碧海坼為爾具扁舟送
此齒髮迫

朱氏天和堂

朱樸隱居華亭
自號天和子

黃裳

谷水悠、水天濶綠竹漪、玉龍活天和堂在
翠微中堂上誰誇青瑣闥二俊昔為才所驅未
識危邦何太愚輕抱雄文走西洛漫勞黃耳尋
中吳豈謂七百有餘載乃獲夫子營我廬能向
平時脫羈絡為悟浮雲此生錯通道益深醉隱
亭載鵬風厚逍遙閣萬累紛、無處尋須信天
和有斯樂彼哉二俊胡不歸空嘆華亭數聲鶴

徐鐸

先生晦迹谷水東志趣不與晉賢同遙聽鶴唳
笑二陸巢傾穴碎非為工浩然養素遠聲利脫
去羈束離樊籠醉隱亭中三十載桃紅李白搖
春風感時嘯聊、自適誰知富貴為窮通羨君
高操超流俗直疑變姓稱朱公

楊傑

聞說隱君子天和長自如
卮言莊叟意谷水土
衡居窮達分已定利名心頓踈
繡溪歸未得吾
亦愛吾廬

趙挺之

華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畫
前賢有隱跡卜築俟
來者高人養天和放浪寄林野
安知歲月徂但
喜名利捨傳家得之子流輩推博雅
春風振客
衣逸棹東南下賦詩臺閣彥落、珠璣瀉
持觴
拜親膝喜色動鄉社都城十二衢
塵土翳車馬
一夢逐君行茲懷已瀟洒

豐稷

路左漿先饋門前履幾重
勇歸塵事擲恬處道
心濃美水知幽谷觀雲想妙峯
夜深孤鶴唳清
露滴高松

宣妙上方

劉正夫

水定浮春岫雅盤落遠林上方鍾送夕隱几興
何深

華亭秋日

張擴

陰雲薄、滿秋輝曉露含光濕翠微旁舍擊牛
嘗社溲酒荒城擣練給征衣淨如掃迹蚊無幾
多不論錢蟹正肥定是水鄉差可樂不應潦倒
未成歸

過澱山湖

前人

昨日過湖風打頭葦蒲深處泊官舟近人烏官
鳥語聲碎瀕海風烟日夜浮午飯腥鹹半鮭菜
客床顛倒一皮裘平生浪說在家好晚向波濤
未肯休

顧亭林

胡松年

海山盪佳氣千載傳古居平生讀書地竹栢靜
以疎忠義貫白日名不埋幽墟苗裔今几何誰
能補其餘

船子和尚三詩

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
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二十餘年江水上，遊水清魚見不吞。
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三十餘年坐釣臺，釣頭往、得錦鱗不遇。

虛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

又題松澤西亭

一葉虛舟一副竿，了然無事坐烟灘。
忘得喪任

悲歡，却教人喚有往來。

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
生涯拋歲月，卧

烟霞在處，江山便是家。

愚人未識主人翁，終日孜孜恨不同。
到彼岸出

樊籠，元來只是舊時翁。

華亭道中

僧道潛

白水茫茫，天四空黃昏。
小西雨濕春風，五更百

舌吹殘夢月到官河柳影中

吳郡征北將軍海鹽侯陸府君侯之碑

君諱禧字元容吳郡吳人也昔龜鳳啟符媯

襲之亂世為諸侯或于陸鄉因氏姓

焉顯考吳故左丞相聲聞于海內君繫遠祖

之懿緒承洪族之清嵩嶽降其神淵瀆協其

氣是以景靈咸贊奇姿挺傑合九性聰苞

五獻故能大業經德指瓊雪

而行瞰雲霄而厲峻節若夫惇經好古玄

圖則思之神入幽芒之

而識其機苞萬品而其指也尔乃披褐林

遲養直值求土匪藪沉

網繞石之幽澤無散髮之君

歛節降志屈從時赤烏六年徵宿衛郎中

遷左郎中治書執法中校尉

立義都尉五官郎中騎都尉遷黃門侍郎君克

明 憲允亮納言

封海塩侯加裨

將軍行左丞相鎮西大將軍事于時基辰 御

江河異宗皇晉蕃平南境有

君征北

則

儒色温 武弁則 氣莊爾乃撫戎廟算量敵

北攻前

彼場 憚威之 也及其委戈執 入寶皇儲

若珍衽席講道論

而

其

世俗方昏日月不照鴟梟

豺

狼競趨君恥甯武之詳愚厲相考之烈

興邁

貝錦疾 合采 受侮以遐遷永蕭 于積祀

到大康之

栖 水

鱗君將

之蟠奮將陽之羽

基之

入周陳洪謨于晉宇享年不永春秋知命

而 夫 君德 銘大勲今之通義人道之

事也君元子西曹章安二縣令奉車都尉衛
仲子 大夫 椽 子散騎 郎
前將軍麻陽宣威二郡內史嗜嗜仰堂構之遺
蔭蒙析薪之 荷詠 永思感蓼莪

山以代君命執翰以褒德度同輝于日
月垂永照于罔極也乃作頌焉其辭曰 皇綱
不 天裂地 煌、南基敵輝北辰桓、

命作 龍嘯江 威響北振運否承泰六合
一帝鑒海嶽求其隱逸將彈南冠入亮皇室
我翼未揮 折何用不德命此執翰鏤金
作頌億載不刊泰寧三年歲次乙酉十二月壬
戌朔一日壬戌立

大唐故朝散大夫護軍行黃州司馬陸府
君墓銘

朝議郎行右拾遺靳翰撰

君諱元感字達禮吳郡吳人也昔者舜嗣堯麻

協 初以闢門田育姜姓賓王終而有國其後
俾侯于陸開錫氏之源作相于吳纂承家之秘
立德之緒莫京于代曾祖慶梁官至婁令入陳
三辟通直散騎侍郎皆不就祖士季陳桂陽王
府左常侍隋越王府記室皇朝太學博士弘文
館學士父謀道 皇朝周王府文學詳正學士
並茂稱奕代餘慶資身擢慧葉而增芳飛靈波
而益濬去官辭辟語默稱賢亟席曳裾文儒繼
美君生而敏慧長而溫良識聰朗而惟深體矜
重而不野宗族愛而加敬鄉黨狎而愈恭始以
資宿衛解褐韓王府參軍事以下丁憂去職服
闋值國討狄軍出定襄戎幕擇材君為從事文
武吉甫斯之謂欵尋為婺州龍正邱丞贊貳有
能風俗時變遷睦州建德和州麻陽二縣令育
人去殺訓物齊禮子游絃歌武城歎其焉用仲
康鳥獸中牟稱其 及尋加朝散大夫除黃州

司馬到官未幾以神龍三年七月二十日遘疾而卒春秋七十有五天不與善神無福謙不其悲哉粵景雲二年三月初一日葬于崑山禮也初文學府君以擅班固漢書勅授舒王侍讀少傳其學老而無倦此易所謂幹父之蠱詩所謂聿修厥德者也嗣子南金等哀號及孝思率至卜兆是營封樹特永憂陵谷之變託詞頌休銘曰

簫韶儀鳳觀國之賓王我祚光兮東有齊土南入吳鄉我族昌兮自君嗣業履素含章我譽藏兮內遊籓邸外掃戎場我才揚兮為丞與令化洽三方我人康兮天子命我我朱孔陽佐于黃兮美志未及極盛圖云何訴穹蒼兮碩德休問天地久天永無疆兮

唐故朝散郎貝州宗城縣令顧府君墓誌公諱謙字自修其先吳郡人季厯丞相肅公之

後也漢魏以降蔚為茂族史譜詳載此得畧而
述焉大王父諱希揚登州軍州事衙推王父諱
彭堯州司戶參軍先府君諱行大宣州寧國縣
丞先太夫人吳郡陸氏公即先府君冢子也
體質魁梧風神朗秀溫其圭璧凜若松筠粵在
綺紈質性端敏卷舒進退逾于老成早歲舉明
經三禮三科洞達微言貫穿精義獨行不合時
流所排晚節以談笑曳裾麻諸侯上客魏帥何
公一見若平生交表公高才請宰劇郡由是褐
衣拜貝州宗城縣令公以戎虜之地民俗驕悞
非鳴琴可齊展驥仍乖理張翰之扁舟企陶
公之躅浙有勝地雲間故鄉豹隱鴻冥韜光
晦迹其有崑廊彥士島逸人每披霧見天開
雲覩雉莫不高山仰止如不及焉噫人皆知麟
鳳之為瑞而不知善人為瑞也不使公執政當
路于時元龜不泯于將來盛德必鍾于後

嗣造物者大誤彼蒼生之不幸乎嗚呼夢感
兩楹生二豎以咸通十三年歲次壬辰六月
二十有八日丁卯啟手足于蘇州華亭縣北平
鄉崧子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七先是公于第
之南隅列植松楸有公叔之想焉明年歲在
癸巳十一月二十四日乙卯灼龜析蓍姑遂先
窆于茲原禮也夫人宏農楊氏貞順婉約閨
門楷儀爽撫孤罔不適禮僕滁州全椒縣尉
先公而逝女一人適明州象山縣令張夔男六
人長曰寰杭州鹽官縣尉次日台常州晉陵縣
尉次日占旁州館驛巡官試左武衛兵曹參軍
次日寔鄉貢明經次日滔次日潜皆在嬰幼唯
寔與滔公之胤咸能接物孝悌治身
動惟直方靜必溫克奉詩禮之明訓在邦家而
有是使聯榮清途列羽霄漢有後于魯斯其
比與女二人長適吳郡張聿之經明出身解褐

蘇州府華亭縣尉次許嫁吳興姚安之登童子
學究二科再命為東宮舍人率皆禮樂名儒簪
纓盛族公之中外姻表輝映當代不可一二而
言也嗣子寰欲之不絕感陵谷之咸遷泣血
號泣請銘幽石恭為銘曰

愷悌君子兮如珪如璋鳳鳥不至兮麟出罹
殃彼蒼不仁兮曷為其常甘泉倏竭兮風焰
摧光孤惲洒血兮行路淒傷青烏告兮寧

神高岡

新建至聖文宣王廟記

陳執古

至矣哉先儒之稱夫子也子貢則喻諸日月孟
子則冠于生民通其祀則韓吏部以社稷為非
嚴無其教則杜子謂夷狄之不若是皆傑出
意表垂範將來扶狂簡之肺肝判冥煩之耳目
膚淺庸蔽又何如乎若乃誦聖籍以知婦服儒
衣而不變以嚴師為己任將尊道為士先苟得

其人不繫乎位華亭縣者嘉禾郡之劇邑也當
土敝水煩之地屬風頹俗禠之餘民無堅正之
心世尚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佞佛以逃其
禍先王之教咸罔聞知廟貌之靈宜夫委頓
自錢氏納土宋運有開年厯寢深邑長相繼
殊未思政理以五常為本由夫子而明必有宗
是宜崇祀率祀如弁髦之敝孰能存爰樹之心
介于梵剎之隅甚矣鄭門之困今天子明神

所勞裡享聿修典冊攸存牲幣靡闕而况褒成
教位極真王通邑之祠不絕如綫非所以副
國章之舉廢俾鄉校之知方少傳劉君是以
有志于斯也劉君世編官族代傳素風養勇久
負于一鳴適道無辭于寸祿下車而姦盜屏假
印而獄訟清胥尹伏從閭里競勸當其至止首
謁聖師撥蠨蛸而入戶庭履蔓草而升堂
陞致美且慙于黻冕改為奚及于緇衣殘像毀

殘侍座跛倚裴面瞻覩俯仰咨嗟不易新規曷
成大壯爰求隙地得于縣東營爽塏之基委諸
薙氏度中代之木命以梓人民忘悅使之劳吏
謹不愆之素由是重門秘殿敞大厦以耽、東
序西廂亘文櫨而翼、後建殖庭之宇用鋪講
藝之筵旅楹既閑陋堵室之非度縮版以載見
宮墻之特高而又約奉身之資捐計日之俸儼
睟容而允穆飾華袞以鮮輝入室之賢侑、侍
坐陞堂之衆濟、負墻置孝爰之一人與配侑
而兼列如在之威神備矣致誠之典禮敦焉俎
豆嘗聞風雨攸除嗚呼大道既隱明王不興儒
雅之儔沒、無媿矧夫 皇猷允塞文令闡揚
夫子之英煥、宜久豈獨行于萬里長幼之序
有倫如能達彼四方齊魯之風可變執古性惟
樂善學媿親師 聖門難言誠甘取誚互鄉與
進莫許偕行直書內疚于無文不朽聿刊于美

石時天禧二年歲次戊午閏四月十有一日記

福善院新鑄鐘記

呂 諤

昔皇帝命伶倫氏鑄十二器蓋鍾之始也召從律之氣揚治世之音上同和于天地下協替于神人暨西域聖人化寢中國海貯真教星羅梵官方袍之士佛肆之間亦建鍾也大者數萬斤小者數千斤或謂振豐隆之響鼓鏗鏘之聲警六和之衆息三塗之苦天下之人信服斯語悉務蠲施曾無間然矣福善院屬秀州華亭縣之西北隅內熏浦之陽偽吳 貞明六年之所建舊曰尊勝 皇宋大中祥符元年肇錫新額斯院也臺殿輪奐廊廡完備象設孔嚴緇徒櫛比惟鍾闕如院主沙門遇來大師幼脫塵網素演竺書內行醇明外貌芳潤忽一日喟然嘆曰九燕居蘭若式遠郭郭苟無鍾梵之音曷為我晨昏之號令耶遂命門弟子紹諲與耆宿僧

德成麻冒風霜徧誘檀信隴西董仁厚欣然樂
善首施淨錢財三十萬繇是近者遠者靡不悅
隨天禧四年冬十月諲乃抵郡薦狀乞聞 天
庭尋 詔下許輸錢易銅以鑄斯器明年值洪
水方割下民昏墊亟就茲緣時不我與泊天
聖二年歲之豐和俗稍蘇息諲復率衆聚財載
聞郡政乃命青龍鎮巡檢侍禁太原王公繼贊
泣而鑄之公芳猷蘭秘峻節霜明幹局有聞從
事無曠十二月己巳鳧氏設良冶而鍛鍊焉境
邑士女觀者如堵銅既山積火亦烜熾洪爐啟
而祝融奮怒巨橐扇而飛廉借力凝煎沸渭翕
赫霄壤俄而烱飛燄歇豁然中度華鍾告成厥
功斯就揭珍臺而彌奐發鯨杵而大鳴激越人
天聲聞遐邇不枰不鬱不 不窳匪獨導我
之真侶抑亦聰彼之群聾縱使漢宮千石感崩
山而發秀豐岫萬鈞應嚴霜而振響豈得同日

而語乎諤丁制滁陽退居江左承命叙事 讓
弗違謹直書其實云耳時 皇宋天聖三年二
月十五日記

重開顧會浦記

禾興郡領邑四號繁劇者華亭居其首唐天寶
中析吳郡東境而置焉負海控江土為上腴其
魚塩之饒版圖之盛視它邑之不若也 國朝
重馭民之官宰是者非名通閨籍秩在京寺則
未始輕授慶厯辛巳歲夏六月彭城錢君以九
棘丞來更縣章君再調百里 九積政
聞有因仍未皇者 思諗窮之顛乎改為如恐
不及直縣西北走六十里趨青龍鎮浦曰顧會
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楫去來實為衝要平疇
芳甸傍羅迤邐灌溉之厚民斯賴焉自斡山之
陽地形中阜積淤不決漸與岸等每信潮吐納
財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愆

澤仍歲浦無流津榜人其咨捨舟而徒錢君惻
然有濬浦便民之志道建 明年春由青龍
睨江瀾所來圖上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
仙錢侯偃藩之初銳于振舉周覽風俗憫時菑
凶期于順成刻意溝瀆樂聞斯議深然其請乃
籍新江海隅北亭集鄉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
千五百五十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既授
成筭乃克濟美庀徒之始患穀高民飢又重費
官廩募邑之大姓泊瀕浦豪居力能捐金錢助
庸者意其豐約疏之于牘誘言孔甘喜輸叢來
凡得錢一百三十六萬計粟之直頭會而晨敷
之繇是揆日戒告標明部分定幟臚呼荷鍤雲
集澤門廢不勉之扶東山賦忘勞之詩興三月
辛酉訖四月己丑始于邑郭終于江澨增深四
尺槩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畚
土平道者不預焉距縣半里舊設堰堤壅其上

流今則仍貫按圖經縣管塘浦大而居其最者
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日盤龍曰嵩塘曰趙屯曰
大盈而嵩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股引環漬
民壤錢君又諭墾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
顧會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敗去
防庸縱其澶漫自浦而泄滙于大川若驕陽盛
怒蘊隆為虐則渚渟潮波分注壩畝由浦而入
潤漑千頃夫然則陰陽慘舒之權歲時農穰
之候可移于人手何水旱之足慮哉爾其堤
屹起素波盛滿烟霞澄滅乎萬狀滌淪朝夕而
雨至行商力穡者各適其便挈音壤歌而歡騰
其間于是邑氓之耄老鼓舞聚而言曰茲浦之
堙為吾儕病久矣曩時字人者雖廉得利害而
嗇于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其人耶今吾宰以
和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興壞起廢易于轉
圜是舉也靡殘乎私罔耗于公因民所欲而利

之則圖天垂久之制孰愈于是哉噫蒲穀之爵
風化所繫昔人之以最課異績美在御犯史者
不可勝記今之為縣者雖于通人之才難于施
用而易于韜晦率不過循蹈常轍飭身養望為
榮名之漸坐守歲華幸而代去其于建利除害
幾何哉觀是浦也則錢君政治之淑慝從可知
矣僦工之辰命案僚浮舟以落之峴職當載筆
宜識其事聊謹歲月以俟來者云慶厯二年歲

在壬午四月二十九日記

濟民倉記

李璋

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忘其勞猶
以大為小者其並見于秀州之華亭縣倉乎治
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
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于州戶苦
之近俾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借糧貸種數加
多無定計夙夜警邏皂勤之素無倉也其誰敢

議其倉者今倉成之初築䟽圃割湖地為敖十
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請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
也翁云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
觀太平踰百年為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
幸翁頃嘗病河之水船阻而寢矣官督急胥是
摔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
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如何不曰濟之乎翁且
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
月敢議請于州、請于外 從其議已而民願
助力者源、不可遏于是遠致海木又不半稔
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闖之赫
哉偉乎其可信之也迫而察仰而觀非人力神
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于衆、謂我家既力
有餘也令不吾擾愷悌之息也詩云悌愷君子
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乎倉費大共助之小
也令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俞小也言之

愈重愈輕也恩耐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昔諺有之曰責亭葺而游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為利反諺為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廡亦有圃亭席高廣圃茹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為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已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日吾不圖為倉而至于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宜矣奈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隱德微猶然况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于石千萬斯年子盍記之乎為記之蘇士李璋也為書之監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寔佐佑于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晉材

字器之淄人也

思堂記

蘇軾

建安章質夫築室于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于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于心而衝于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君子之于善也如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惡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于欲庭有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空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

之言有會于予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以謬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思者豈世俗之營、于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元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眉山蘇軾記

思堂記

章望之

吾族弟質夫官華亭縣之初治其官寺為思堂以居予為述而記之曰君子慮于正小人慮于邪惟邪動罔不凶惟正動罔不吉是宜戒哉戒之哉有攸為也君子之于是不勤則不成不思則不得故夜而思之旦而反復之盡日以行積日以為月積月以為年積年以為世為善而無厭然後大善立矣是以君子行務五德四失曰

夫何謂有德道貴有仁貌貴有禮言貴有信心^五
貴有義業貴有學也道貴有仁所以成身也貌
貴有禮所以交人也言貴有信所以誠物也心
貴有義所以制事也業貴有學所以通理也何
謂四失非也過也怨也忿也非無容一過無容
再怨無容長忿無容善在我思必有不善在
我思必無思之于以少已也古之人有
立常由此今

名進士入官而予于世法所宜尊而畏

之視處必志于有為乃斥其所趨而為之記

超果天台教院記

陳舜明^俞

天台氏之建他化也以觀心為法以念佛為宗
觀心者觀有心以至乎無心念佛者念彼佛以
證乎我佛或陞階納陛同踐堂奧或順風乘航
橫絕苦海真可謂大乘之淵源導師之方便者
矣原夫清淨本然無有空假因緣忽生萬法以

起河沙妙門一念而足所以體同寂照神冥樂
域邱陵坑坎悉見嚴淨衆鳥行樹皆出法音用
之則然何遠乎爾佛隴肇基神化周浹諸方向
風緣應如響則夫來四衆之玆聚肆六時之白
業棟宇具而神人安鍾梵作而齋戒修又可闕
乎秀州華亭縣天台教院者奠鶴唳之奧園寔
龍象之精舍先是界相東南地隙草茂時和年
豐民有餘施師徒日演廣廈斯作講誦未聞人
莫之知嚮法師惟湛台嶺之宗實為苗裔言厭
遊方聿來胥宇既以知見提撕其親學亦用方
便誘掖于里俗于是檀供旁午規模備具復即
淨室作西方彌陀之像其高十有六尺巋然垂
臂若將援溺以應經量邦人吳延宥善施樂義
乃為之捐金以極塗飾然後居者有以系瞻誦
之愬游者以之起師仰之願揭像運之雄觀畢
空門能事矣嗟乎誰為布施為住于相衆生不

受頂踵慳貪無厭暗覆真覺集為苦本流轉生
滅莫知収止故夫信捨作則執着亡執着亡則
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矣誰謂聲色不足以
見如來今夫金山之聚不輟乎吾目和雅之音
不息乎吾耳塵法雖外其心則我苟聞見則
無佛故夫樂苦空而斷因果厭諸相而求解
脫未足與語道者也院既大成嚴像且畢以僕
夙體斯道見囑隨喜云時熙寧五年正月辛巳

記

海惠院經藏記

陳舜俞

秀州攜李之奧瓌華亭喚縣鶴之名邑白牛村
在其西有人烟之富海惠院于其間為蘭若之
勝先是賜紫僧奉英智力膚敏傑為主者乃募
人書所傳之經其函八百其卷五千四十有八
而居人吳氏子行義施號為長者為之募財僱
工作轉輪而藏之其屋若干楹載礮載飾、以

以金碧以某年某日落其成也白牛居士陳舜
俞叙其義而贊之曰天下之險東有泰華南有
衡岷西有崑崙龍門北有太行羊腸此天所以
限方域也然而寶貨出焉而負重者至草木禽
獸生焉而樵蘇弋獵者馮者蹶而傷下者踣而
死又生、之大患也聖人為之觀轉蓬而作車
以載之嵯峨決而蹊通崒屺碎而塵飛視千仞
以為夷化顛踣以為安其車之為利蓋遠矣無
明之山慳貪之祖嗔恚之岡癡暗之崔嵬詐妄
之叢棘淫林深亂之坑谷谿澗而衆生莫之能
免也于是教之以法為車以布施為輶以禪定
為軫以忍辱為轂以持戒為轄以勇猛精進為
輻以般若為輪度脫詩諸險不墮生死始于自
載終于載人故此經之輪不為無意也况夫我
為法輪致遠由已有相雖外發心必內心轉輪
駛心止輪柅舉真如之性海一指而遍盡塵沙

之法門有念斯足湏彌納于芥子滄海入于毛
端真體道之樞機利物之關鍵作之可謂妙用
施之者不為無窮之利乎若夫山澗同平夷險
一致馳騁乎無傲之駕遨遊乎無方之機非作
非止孰溺孰載吾非斯人之徒其誰與遊然殊
途同歸何遠之有

布金院經藏記

陳舜俞

布金院去邑七十里有上人曰清已者其行淳
白善護其法所謂慈惠精進者歲既久閭里莫
不嚮焉邑人顏氏子乃首施錢二百萬書其凡
所藏經又相與營大屋為輪而環積之其後工
未就于是人無遠近爭投以財越三年而告成
函以文木襲以綈錦載以華輪瞰以藻閣繚以
朱貝負以蚪龍覆以隆廈周以廣廡方琢圓磨
明怪幽巧塗金間壁碧嚴飾襍繪總用錢千萬
前後施者略數百人煥乎盛矣夫西方之書生

滅之極談也生滅者周於流而無窮周流之謂
迹無窮之謂性迹有去住性無前後萬物見義
莫妙乎輪、之名有二一曰法輪佛之所乘也
智慧解脫以動之戒定悲忍以行之小而入乎
微塵而有餘大而御乎虛空而不能容擬諸形
容而莫之能名法輪也其二曰苦輪衆生之所
乘也動之以煩惱貪著行之以嗔亂罪害上驅
乎天中馳乎人下轉乎地散而入乎鬼神之都
禽獸之鄉而莫知其歸擬諸形容亦莫之能名
苦輪也噫在佛為法在衆生為苦存衆生乃有
佛非佛不能度生然佛之度衆生也嘗脫吾
輪而載之盖即其所乘而指其所嚮故能方軌
同轍而出乎無窮之域焉耳然則凡所謂輪者
可以摧止諸苦令法流轉亦幾于佛矣輪之成
也上人以予善解其義其文足以申贊嘆見属
者不遠千里某年某月記